

楔子

鳳凰花開的季節，也是離別的時刻。

六月燦爛耀眼的陽光打在行道樹上，斑駁的葉影落在地面，路過的人匆忙踩過，日子就是這般，倉促且沒有停留。

一轉眼間，好像昨日自己還是大一新生，對學長周景修一見鍾情。

學長畢業後沒有出國留學，反倒考上同校的研究所，這讓她的暗戀年資硬是又多了兩年，還可以在今年跟學長一起畢業。

對周景修的喜歡蔓延了四年，這讓她覺得很不可思議，個性務實的她，在還沒有遇到以前，並不認為自己是會暗戀的人，畢竟她直爽不扭捏，認為有什麼事情說出來比擱在心裡頭好，完全沒料到自己在愛情方面這麼慫，硬是將周景修放在心裡頭四年都沒有告白。

臨畢業前，大部分同學不是在煩惱就業問題，就是在考慮未來，只有她，腦袋想著的是，要如何同周景修告白。

是的，唐芙兒終於養大了膽子，決定跟周景修告白，而且還做了計畫書——告白計畫書，這是她足足熬夜一個禮拜才做出來的。

首先，她訂了白色海芋，這花很搭周景修的氣質，清冷高貴；再來，她寫了告白語錄，就怕到時候緊張，支支吾吾說不出來，為此她把告白語錄背得滾瓜爛熟。最後，她做了沙盤推演，若周景修答應了，她該要有怎麼樣的反應？

是該矜持且溫柔的笑？可實際上她只想尖叫狂跳，如果周景修答應當她男友的話……停！

她想太多了，也得想想萬一周景修拒絕的話，她該怎麼收場？

「學長，想問您喜歡什麼樣的女孩子？我可以改。」

不可能，她不是那樣的女生，改不了本性，所以這句話她不可能說。

「謝謝學長，雖然我成不了您的最愛，但我依舊祝福您。」

多酸的一句話，她才祝福不了咧。

「學長，我暗戀您四年了，能不能再給我一次機會，我們先當朋友？」

這樣又太死纏不放了。

唐芙兒想了又想，還是想不出自己若被周景修拒絕的話，到底該怎麼辦？

而事實上，她的確想太多了，因為以上……都沒有發生。

就在畢業典禮後，大夥兒瘋狂的合照，約好晚上的聚餐後，先各自解散去幹些大學四年不能幹，但超級想幹的蠢事。

唐芙兒捧著海芋去找周景修，一路問了幾個他的同學，終於在禮堂後面找到了他，不過不只他一個人在，還有另外一個，她認得，那是跟周景修同班四年，碩士還是同導師的一個女生。

她即時止住了步伐，躲進角落處，然後聽到那女生說——

「景修，我喜歡你，從大一的時候就開始喜歡你了，到現在足足已經六年了……」

啊，比她多兩年呢！

唐芙兒手裡的海芋被她緊握的手臂壓扁了一半，她背後冷汗直流，心跳加速，屏

住呼吸等著聽周景修的回答——

「抱歉，我不喜歡妳，我也沒有戀愛的打算——」

聽不下去了，唐芙兒都還沒現身，就被周景修這句話給打槍，滿臉通紅。

暗戀四年又怎麼樣？暗戀六年他都沒放在眼裡，更何況喜歡可不是能用年資來計算的。

唐芙兒拔腿狂奔逃離，出師未捷身先死，說的就是她此時的情況吧！

她承認自己在愛情裡就是個膽小鬼，徹底的無用！

第一章

一年歲末又來到，許多愛侶覺得這冷冽的季節實在太適合幸福的窩在一起，大家紛紛投入婚姻行列，這個時候也是跟婚禮相關行業的旺季，每年唐芙兒跟常美麗開設的婚禮布置工作室「Swear」都會趁此時打出周年慶優惠價，大肆宣傳攬客。時代不同，現在的行銷活動均以網路為主，恰巧周年慶之前某位知名 Youtuber 在籌辦婚禮時找上 Swear，老闆之一的唐芙兒靈機一動，免了費用，保證她會有個美麗又浪漫的婚禮，條件是該名 Youtuber 需要將婚禮過程拍下，PO 上網路代為宣傳。

對方爽快的答應了，透過 Youtuber 的大力宣傳，還有 Swear 本身的實力，將該位 Youtuber 的婚禮現場布置得浪漫至極，受到網友們極力讚揚跟轉傳，讓 Swear 在不景氣的這一年，年底接訂單接到手軟，業績長紅。

Swear 成立數年，原本租賃的單位僅有六十坪左右，現在已經擴展到三倍大，原本的員工僅有兩個合資的老闆常美麗跟唐芙兒，外加一名臨時打工仔常茉莉，但現在常茉莉已經當醫生娘去了，工作室又另外招了三名婚禮企劃師、一名櫃台接待小妹，越來越有規模。

星期四下午三點，唐芙兒跟常美麗正和員工開會，婚禮布置這行最忙的是周末五、六、日，因為大部分的婚禮都選在周末舉辦，因為周末無法休息，除卻禮拜一是固定公休日，其他平常三日都可彈性上班。

而即將到來的周末是個魔鬼周末，可能跟臨近聖誕節還有跨年等大節日有關，還有農民曆上頭正是大好日子，整個 Swear 團隊行程滿檔，周五晚上將有一場求婚現場、訂婚現場布置，周六中午跟晚上兩場婚宴、周日晚上還有一場，現在的會前會議就是在討論周末三天的工作安排。

會議進行到一半，唐芙兒突然感嘆的說：「我們這注定是單身狗的行業，周末都在工作，就算有對象，沒辦法約會很快也就跑了。」

就跟醫院的護理師得輪班一樣，日夜作息顛倒，她們有時候為了布置好婚禮現場，忙到三更半夜或凌晨的狀況也不少。

「周末工作就算了，做的還是虐自個兒心的事。」企劃師一號小圖差點就拿手帕出來咬了，她不甘心的說。

怎麼說是虐心呢？布置求婚、訂婚跟婚禮場地，單身狗看到那麼浪漫的場地，怎麼可能不虐呢？

企劃師二號妮妮也在哀嚎，「每次我朋友要幫我介紹對象都約在周末，問題是，

我沒空啊，老闆……」

被呼喚的唐芙兒眼角抽了兩下，「忍忍，等淡季或許就有時間了。」

「可是等到淡季，好的對象都已經成為別人的男友了！」企劃師三號小米也有同樣的心聲。

「怎麼？這是在開會還是集體在思春？天冷想找暖床的對象了？」會議室的門是敞著的，只見一個大腹便便的孕婦穿著白色孕婦裝，挺著一顆巨大的肚子，手裡還提著一大袋的東西。

這位姿態雍容的孕婦是 Swear 另外一個老闆常美麗，她現在正休假待產中。

唐芙兒一看常美麗來了，趕緊起身去扶她，並將她手中的提袋接過，拉過椅子要她坐下。「我的姑奶奶，都快生了妳還到處趴趴走，我可不想再看到妳老公慘白著一張臉跟在妳後頭跑。」

「放心，我是經過他許可才來的。」常美麗眨著她漂亮的眼眸。「來給妳們送下午茶，這陣子我提前休產假，辛苦妳們大家了。」

一聽到有下午茶，其他三名員工一陣歡呼，即刻忘記剛剛還在哀嚎自己母胎單身的可憐際遇，男人跟食物比起來，還是食物重要。

她們接過東西，一打開袋子，發現竟然是知名五星級飯店的精緻港式小點，樂得跟什麼似的，彷彿比交到男朋友還開心。

唐芙兒搖搖頭，算了，沒男人至少有食物可慰藉她們，她轉頭凝著眉對常美麗說：

「我說妳都快到預產期了，怎麼還亂跑？」

「在家待了半個月都快發霉了，今天是我家老爺恩准，讓我隨他到公司來，只是下樓來送個下午茶，不會有什麼差錯的。」

唐芙兒鬆了口氣，但想想還是覺得不妥，說：「待會兒我送妳上樓。」得親自把常美麗送回她老公邵灘身旁，自己才能安心。

「妳幹麼這麼緊張？」

「能不緊張嗎？妳懷的可是房東大人的心肝寶貝，我怎敢輕忽，萬一惹邵總裁不高興，漲了房租或是不租給我們了可怎麼辦？」

唐芙兒那滿眼裡都是鈔票的模樣讓常美麗又好氣又好笑，敢情不是關心她這個好朋友兼合夥人，而是擔心辦公室租金。

「剛剛我來時聽到妳們在聊什麼？想找男人嗎？需不需我讓邵總裁幫忙介紹幾個商業菁英來著？」

小圖、妮妮跟小米一聽，三個女人嘴裡都還塞著食物就興奮的猛點頭，唯有唐芙兒搖頭，一臉嫌棄。

「我不喜歡商業菁英。」

常美麗笑了出來，她豈會不瞭解她這位好友兼合作伙伴，「的確，妳們唐老闆不喜歡那種梳著油頭，開口閉口都專業名詞或是談錢的男人……」

三個企劃小員工都很好奇，因為從她們到 Swear 上班之後，都沒見過唐芙兒有過約會或是談戀愛的跡象，更別說是帶男朋友到公司裡來。

「那唐姊喜歡什麼樣子的男人？」

「我喜歡有肌肉的小鮮肉，要廚藝好、愛乾淨、要賢慧會打掃家裡、要床上功夫強且得有『好棒棒』……」唐芙兒自個兒接話答了。

「『好棒棒』？那是什麼東西？」單純從沒談過戀愛，今年才二十歲的小米充滿疑惑。

「嗯……等妳有男友以後就會知道。」

唐芙兒一本正經的調侃自家員工，其他幾個人早就在一旁笑翻。

「好了，別鬧小米了，妳們這一群色女。」常美麗想了一下說：「如果我沒猜錯的話，唐老闆喜歡的男人類型應該是『清風朗月』款。」

小圖眉頭都皺起來了。「清風朗月款的，好像跟唐姊不太搭耶。」

小米跟妮妮猛點頭，一致贊同。

「喂，為什麼清風朗月的男人跟我不搭？」

「因為芙兒妳很有御姊的風範，行事乾淨俐落，個性直率，這清風朗月的男人恐怕會被妳給嚇著。」常美麗說。

「是啊，感覺年下小鮮肉比較適合唐姊。」

「而且年下小鮮肉比較可能有『好棒棒』，清風朗月的男人應該動作都緩緩的，不夠激情，滿足不了唐姊。」

小圖跟妮妮很老司機的討論起來，唐芙兒聽了差點把喝進嘴裡的奶茶噴出來。

「我有妳們說得那麼飢渴嗎？況且，是誰說清風朗月的男人就不能『好棒棒』？」

「但若『清風朗月』跟『好棒棒』之間只能選一個，妳要妳的男人是哪種？」常美麗很銳利的點出問題重點。

唐芙兒霎時愣住，很明顯的是被她問住了。

「唐姊應該會選『好棒棒』。」小圖下注。

妮妮接著說：「我猜也是。」

「……『好棒棒』到底是什麼啊？」

「『好棒棒』是什麼意思？」

會議室裡應該只有五個女人，她們開黃腔討論男人，那為什麼會突然出現一個男聲，發出跟小米一樣的疑惑？

於是，五個女人五顆頭一致往會議室門口轉去——

問題是邵灘問的，他寬闊的肩倚在門板上，雙手在胸前環著，深情的眼眸落到大腹便便的妻子身上。

「所以『好棒棒』是什麼意思？」邵灘一臉虛心求教。

常美麗尷尬的笑了兩聲，趕緊轉移話題，「親愛的，你怎麼來了？」

「邵總裁當然是來接妳的，我說妳一個孕婦就別亂跑了，快點跟邵總裁回家吧。」

唐芙兒也很尷尬，用眼神暗示常美麗——還不快點跟妳老公回家，妳管誰有沒有「好棒棒」，總之妳現在能用的「棒」也只能是老公的……

常美麗撐著腰要站起來，邵灘一個大步趕緊來到妻子身邊將她攙扶起。

常美麗給了親愛的老公一抹甜蜜的微笑，兩人幸福的模樣真是閃瞎現場四隻單身狗。

「其實我們就是聊到你，說你『好棒棒』。」常美麗理了理老公的襯衫衣領，兩人眼中只有彼此。

好吧，這下子四隻單身狗不僅要瞎了，還可能會把吃到肚子裡的下午茶全吐光。唐芙兒翻了個白眼，決定快點把這對放閃的夫妻給送走。

「啊，對了，芙兒，我忘了跟妳說，瞧瞧我懷孕後這腦袋……」臨走前，常美麗終於想起來找唐芙兒是要說件事。

「朋友請託的，有個親戚的孫女要找婚布，說挺喜歡我們 Swear 的風格，婚禮日期在農曆年過後，我看也不是在年前的旺季，就先答應了，不過詳細情況還是妳跟對方洽談過後再決定接不接。」

「好，給我對方的電話，我來聯絡，妳就安心的生小孩、坐月子去吧。」

農曆年前真的是結婚大旺季，過了魔鬼周末，唐芙兒禮拜一才稍微喘口氣，有空檔聯絡常美麗介紹的客人。

準新娘周景雯是個很客氣的人，唐芙兒先自我介紹後，在電話裡詢問對方的婚禮日期、場合，她查過行事曆，跟對方表示可以接下這個案子，又問什麼時候有空可以先做初步的討論，並定下合約。

周景雯跟唐芙兒約好周五下午三點左右在一家叫「Simple coffee」的咖啡店碰面。唐芙兒知道這家咖啡店，它就在距離工作室不遠的地方，她每天上班都會開車經過。

一開始，她是為這家咖啡店老闆的財力感到讚嘆，畢竟在寸土寸金的台北，竟然能夠蓋一間約兩層樓、教堂外型的獨棟咖啡店，老闆肯定是非常人。

之後她再注意到它，是因為每次經過都會看見在外頭等候的人潮，咖啡店老闆有錢是一回事，但能夠把咖啡店經營起來，每天店前車水馬龍又是另外一回事。

唐芙兒是個重度咖啡成癮者，但她對咖啡的要求僅限於方便取得，而對咖啡品質不挑，意思是她會在便利商店買咖啡，只因為從結帳到拿咖啡可能只需要三分鐘，相反的，要她在知名咖啡店慢慢等杯品質好、口感佳的咖啡，她會不耐煩，所以不管 Simple coffee 的咖啡有多好喝，她都不曾光臨過。

就那麼巧，周五早上她聽到小米跟小圖閒聊時聊到了 Simple coffee——

小米是咖啡狂熱者，她大力讚嘆 Simple coffee 的咖啡，「如果可以，我真想把 Menu 上的咖啡全點過一遍細細品嚐。」

「內部的裝潢設計真的太酷了，據說是老闆親手設計的，在裡頭喝咖啡就是花兩百元的價格得到至少上千元的質感，不管是咖啡品質還是視覺享受，或是舒適度。」

小圖對咖啡的熱度沒有小米那麼高，但她熱愛收集各個知名景點打卡上傳，潛意識有顆很想當網紅的心。

她問小米，「妳排隊排了多久啊？我一直很想去，但 Simple coffee 不接受訂位，只能現場排隊。唉，我超想到那兩層樓高的落地玻璃帷幕前拍照打卡，我那天看

某某網紅去拍的照片，美到不行，也難怪 Simple coffee 會被評為全亞洲前二十大知名的咖啡店。」

唐芙兒聽到她們的對話，美眉微微皺了起來。

「那家 Simple coffee 不接受訂位？」她聽到了重點。

「是啊，我那天可是足足等了兩個小時才有位置，不過還挺值得的。」小米言下之意是等那兩個小時真的不算什麼。

唐芙兒可不這麼覺得，她立刻想著得給周景雯打個電話，和她重新約地方，或是到 Swear 來談也行。

她猜周景雯應該誤以為 Simple coffee 是那種隨時到都有位置坐的一般咖啡店吧。唐芙兒繞進辦公室，給周景雯打電話，誰知道聽了她的提議，周景雯淡淡的疑惑從話筒傳出來——

「為什麼要改地點？我查過了，從 Swear 到 Simple coffee 還挺近的。」她口氣爽朗好商量，並無不滿，但也沒答應換個地方。

「是挺方便的，只是我剛剛才得知 Simple coffee 不能訂位，現場候位也不好等。」她的意思是，我們就別浪費時間啦，趕緊換地方。

周景雯聽後卻笑了。「原來是這樣，不用改啦，Simple coffee 是我哥哥開的，我早讓他留了位置，不用等的。」

唐芙兒愣了一下，沒想到周景雯竟是那個她認為錢多到沒處花的咖啡店老闆的妹妹。

她乾笑兩聲，「太好了，那就不用換地點了，周小姐我們下午三點見。」

見面那天，周景雯在下午兩點五十分左右搭計程車抵達 Simple coffee 門口，她先下車後，才又攙扶一位有著銀白頭髮、很有氣質的老人家下來。

「外婆，我們到了，這裡就是哥哥的店之一。」

金玉瑤推了推老花眼鏡，站在 Simple coffee 面前細細打量，很滿意的點點頭，說：「很好、很好。」

周景雯笑得如偷腥的貓，其實啊，她這次是拿著雞毛當令箭。

和婚布公司的人談事情是真的，但想來 Simple coffee 喝咖啡也是真的，只是不想排隊兩個小時，她之前求過大哥周景修，也就是 Simple coffee 的老闆，看能不能通融讓她走後門，為她保留個位置。

周景修給她答案是——不能。

之後不管她怎麼求，周景修還是一樣的答案，害她這個親妹妹差點「冰桌」。

而這次她換了個藉口，說她需要個空間跟婚布公司的人討論婚禮現場布置的方案，而且外婆也會同她去！

事關到將他們兩兄妹從小帶到大的外婆，周景修沒有果斷的拒絕，他猶豫了片刻，終於鬆口，問周景雯要留什麼時候、幾點的位置，他會先交代 Simple coffee 的經理。

兩人一踏進 Simple coffee，一名漂亮的女生即刻迎了上來，表明自己的身分，並

帶她們入座。

由於外婆年紀大了，爬樓梯不方便，周景修交代經理安排在一樓較靠後方且椅子舒適的位置。

周景雯交代經理，待會兒她還有一個朋友會到。

「有，老闆交代過了。」

周景雯不得不承認，她這個哥哥有些原則是很難妥協的，但他同時也是個細心又溫柔的人，只是這樣的男人為什麼都三十歲了還沒有半個女朋友？想必只怪他太佛系了吧。

唐芙兒準時三點到，臨來之前，她被小米強烈要求一定要外帶咖啡回去，要不然小米就要罷工。

她在踏進 Simple coffee 前，還覺得那些願意排兩個小時喝杯咖啡的人太誇張，但她在進入 Simple coffee 以後不得不承認，Simple coffee 的確有別於一般的咖啡店。它的內部裝修採工業風格，高至兩層樓的落地玻璃帷幕讓大片的陽光灑入室內，粗獷硬派的鐵件管線搭配復古金屬燈具，吧台後方的一整面牆是粗胚的混凝土跟斑駁的紅磚牆，頹廢的意味濃烈，吧台卻是溫暖的原木，兩者對比強烈，出乎意外的搶眼。

店裡的桌子材質設計全是鐵木混合，形狀不一，有足以容下十人的一整長條桌，也有適合單人的圓形小桌、方正的四人桌等，椅子也是各種材質都有，原木、布質單人沙發、皮質軟椅，連混凝土石椅也有。

Simple coffee 的服務生不分性別，男女一律穿著整齊筆挺的黑色小立領襯衫，搭配黑色褲子，腰間的圍裙是灰色系，長度到小腿肚，儘管忙碌，但服務生每個的態度都極好。

服務生帶唐芙兒到周景雯那一桌，周景雯一如唐芙兒原先所猜測的一樣是個漂亮又開朗的女生，一頭長髮微捲，流露出些許性感，丹寧洋裝襯托出她的好氣質。而在她身旁坐著一個氣質優雅的老奶奶，銀白的頭髮梳成髮髻，穿著一件草綠色的旗袍搭配針織外套。

「您好，我是唐芙兒，代表 Swear 前來。」唐芙兒拿出名片自我介紹。

「周景雯。」周景雯對唐芙兒的外表感到驚豔，跟她握手的同時說：「哎呀，妳真漂亮，這樣出去談案子，準新娘不會感到壓力很大嗎？」

周景雯的開場寒暄直接到讓唐芙兒想大笑，她眨眨眼，壓低聲音說：「所以我已經盡可能低調了，沒認真打扮，要是我認真起來的話……」

周景雯噗嗤笑了出來，「這位是我外婆，金玉瑤，金女士。」

「金奶奶好。」唐芙兒摀了摀心臟，「周小姐，您別鬧了，真正的大美女在這呢！」她這聲稱讚是出自於內心的，不是恭維，金奶奶雖滿頭白髮，但仍可見她年輕時絕對是個讓眾男人都拜倒在石榴裙下的大美女。

周景雯幾乎是第一眼就喜歡上唐芙兒，她的思路清楚靈活，且相當敏銳，對於美感跟浪漫的想法也跟自己相近，一聊起來就沒完沒了。

唐芙兒跟客戶談案子從來不用制式化的作品，因為她認為每個人，尤其是女人，

都對自己的婚禮有著浪漫且獨特的想法，拿別人的例子來參考，那就不是自己心目中獨一無二的婚禮了。

她喜歡拿著素描本，一邊跟客戶討論，一邊畫出對方心中所想的畫面，諸如新娘喜歡什麼樣的花藝裝飾、喜歡什麼樣的浪漫元素、新人彼此之間有沒有什麼想要當作永恆回憶的畫面……這樣的推薦方式雖然老派，卻是唐芙兒一直以來所堅持的，她始終認為婚禮布置不一定非得花大錢才能製造出浪漫回憶，一種小小的溫馨也能塑造小小的幸福。

周景雯講述完自己想要的需求，唐芙兒就打開隨身攜帶的本子，一點一滴的將她的想法給簡單的畫出來，邊畫邊說明，「禮台的部分我建議熱情洋溢一點，現在很多人喜歡典雅風格，但妳剛剛說，妳的禮服除了白紗以外都是鮮豔亮麗的顏色，新娘走大方熱情的路線，婚禮布置就不好表現得太過傳統、典雅，花卉方面我建議換掉傳統的粉色玫瑰跟百合花，改用豔麗的芍藥花跟奔放的非洲粉菊……」

看唐芙兒幾筆就勾勒出心目中夢想的婚禮布置圖，周景雯好激動，「外婆，回頭記得幫我謝謝林家婆婆的孫女，謝謝她幫我介紹這麼好的婚布顧問。」

金玉瑤也很滿意，她今年都七十九歲了，要不是來之前孫女特別幫她解釋一番，她還真不懂婚禮布置到底是什麼玩意兒。

不過看眼前這位外型亮麗的唐小姐態度落落大方，幫自家外孫女的婚禮所做的設計，連她看了也喜歡。

「唐小姐在這行多久了？」她同唐芙兒聊起天。

「大學畢業沒多久就被同學誘拐『誤入歧途』，兩個人一起開工作室，算一算也超過五年了。」

「原來妳自己是老闆啊。」周景雯有些訝異。「唐小姐幾歲來著？」

「我今年二十八歲。」

「真巧，我也是。」周景雯說：「那我們也別『唐小姐』、『周小姐』的喊來喊去，我就喊妳芙兒，妳就叫我景雯，如何？」

同樣個性直接爽朗的人，結交起來特別快。

周景雯覺得唐芙兒才二十八歲，卻已經是一家工作室的老闆，算是事業有成，是成功女性的代表。

「不像我現在還只是個兒科的小小住院醫師。」她垮了嘴角。

唐芙兒卻雙眸瞬間冒出崇拜的目光，「我才覺得妳很強耶，能讀理科的女生本來就不多，更何況還考上醫學院……哪像我，念外文系卻跑來做這行，把不務正業的精神發揮到極致。」

「原來妳念外文啊，跟我哥一樣，妳是哪間學校的？」

「X大。」

「X大外文系？」周景雯驚呼，「那妳是我哥的學妹，我哥今年三十，也才大妳兩屆，搞不好妳認識呢。」

「妳哥哥是哪一位？」唐芙兒突然有一種不是很好的預感，她的的確確「認識」

一個姓周的外文系學長，而他的名字跟周景雯很像，就叫……

「周景修，我哥叫周景修。」

周景修？

唐芙兒氣息一屏，突然有一種「緣分其實是件挺荒謬的事」的感覺，她竟然跟周景修的妹妹認識了，還挺聊得來，連他的外婆也……

就在唐芙兒心思雜亂，思緒如雲霄飛車高低起伏、急速奔馳時，周景雯的視線瞄到唐芙兒背後一個身形頎長且姿態如青竹般挺拔的男子正朝著她們而來。

她開心的朝他揮揮手，喊道：「哥，我們在這！」

哥？難道是……

身子一震，手邊一直沒空喝的咖啡竟被唐芙兒給震倒了，一時間乾淨的桌面上都是滿滿的咖啡漬……

周景雯看到咖啡倒了，不由驚呼。

金玉瑤看到唐芙兒的亞麻寬褲被咖啡打濕了，也忍不住低呼一聲。

就只有唐芙兒，不敢回頭，但又想回頭，只有一個想法充斥腦海——

周景修來了！

第二章

晚上八點半左右下班回到家，唐芙兒眉間寫著疲憊。

今天不算加班，但她卻感覺好累，可能是下午那一場跟周景修的偶遇太過震撼她的心。

先進到房裡換下衣服，再到廚房找吃的，跟爸媽同住的孩子就是幸福，不管多晚回到家，廚房裡都會留有自己的飯菜。

下午的時候媽媽有 LINE 她，說晚上要跟爸爸出門約會看電影，廚房會留飯菜讓她自己熱來吃，還說瓦斯爐有煲好的烏骨雞湯，要她記得喝。

都老夫老妻了還約會……

不過，這也是唐芙兒挺羨慕自己爸媽的地方，結婚都三十年了，依舊很恩愛。

唐芙兒是獨生女，爸爸留中華在公務機關擔任小主管，媽媽郭小君是典型的家庭主婦，將一家子打理得很好，也把她跟爸爸照顧得很好，只是從她過二十六歲開始，媽媽將大部分的注意力投注到她的婚事上，尤其她那時候正好跟前男友分手，還被迫去相親，足足半年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多虧後來老爸求情，還有她差點搬出去一事，媽媽才暫時緩下了動作。

不過最近這狀況似乎又有捲土重來的跡象，因為一晃眼她已經二十八歲，抬頭都可以望到三的頂端了。

在嘆息中，唐芙兒吃完晚餐，再順手把碗洗好、餐桌擦淨，然後拎了包洋芋片到客廳去，打開電視，打開零食，進入放空狀態。

說放空，其實根本放空不了，她將洋芋片塞進口，一片、兩片、三片……算了，索然無味，不吃了。

唐芙兒將洋芋片往茶几上一丟，表情有點茫然跟落寞，突然一聲撒嬌的「喵」響起，一隻胖橘貓跳到沙發上，窩到她身邊。

胖橘貓打了哈欠，往唐芙兒的身上拱了拱背，這是在撒嬌求愛撫呢。

「寶寶，妳終於醒啦——」唐芙兒將名叫寶寶的橘貓一把抱起來，跟牠眼對著眼，她皺眉，「寶寶，妳是不是又重了……」

十隻橘貓九隻胖，一隻特別胖，這話說得一點都不假，猶記得寶寶在兩年前來她家時還是隻瘦骨嶙峋的小幼貓。

寶寶是她撿到的，在她回家必經的公園裡，當時牠縮在垃圾桶旁，小小一丁點的身子因為冷還猛打顫，她想，那時候若她沒將寶寶帶回家的話，牠肯定過不了那寒風烈雨的一晚。

把小貓帶回家是需要勇氣的，畢竟郭小君女士有小小的潔癖，可看牠可憐兮兮的模樣，唐芙兒想都沒想就脫下外套，將小橘貓一把裹住抱起，先斬後奏帶回家。

「我知道妳不喜歡，我沒說要養牠，就照顧到牠恢復健康，我會找人收養牠的！」當時，唐芙兒對瞪著她跟她手裡的貓的郭小君女士說。

當天晚上，唐芙兒趕在附近的獸醫診所休息前將小橘貓送過去檢查，還好小橘貓沒有任何疾病，只是營養不良而已。

獸醫師當場給唐芙兒惡補了一些如何照顧幼貓的常識，她還買了一堆貓用品回家。

本來說好只要小橘貓恢復健康後就送養，但隨著牠越來越健康、越來越萌，越來越會撒嬌，最先投降的反而是郭小君女士，她戴起老花眼鏡，滑手機爬文，學習如何照顧橘貓、如何料理貓食。

後來唐中華跟她說，也該給「咪咪」起個正式的名字，一直喊「咪咪」這種菜市場名也不是辦法。

唐芙兒心忖，之後小橘貓不是要送養嗎？名字是該給牠之後的主人取才是吧。

她都還沒決定要不要給小橘貓取名字時，唐先生跟郭女士就開始「寶寶」、「寶寶」的喊起來了……名字一取，喊久了，感情就深了，唐芙兒也習慣每天下班後都要撿個半小時的貓，她壓根捨不得送養。

但基於之前對郭女士的承諾，她試探性的提起是該讓小橘貓送養的時候了吧，結果得到這樣的回覆——

「寶寶的身體才剛養好，精神也才恢復一半而已，等真的養到頭好壯壯再說。」

於是，郭女士堅持繼續擔負起餵養寶寶的任務，可殊不知當唐芙兒帶寶寶去獸醫診所檢查時，獸醫說寶寶已經恢復，是個健康寶寶了。

接著唐中華也語重心長的說：「要找送養的人得慢慢來，急不得，對方不僅品行要好，廚藝也要好，不能太忙，太忙就不能陪寶寶，家裡也不能太小，太小的話，寶寶會住得不舒服……」

唐芙兒面有難色，唐先生這是幫橘貓挑主人嗎？恐怕比挑結婚對象還嚴苛。

好吧，就這樣，把小橘貓送出去的計畫一延再延，延到小橘貓正式冠上唐家的姓氏，叫唐寶寶。

寶寶吃用都靠唐中華跟郭小君兩夫妻，但認的主人卻是唐芙兒，應該是當初是唐芙兒將牠救回來的，她是給予牠新生命的人，所以寶寶挺黏她。

唐芙兒用鼻子抵了抵寶寶的鼻，看向牠閃著神祕光芒的金綠色眼瞳，「我說，妳若是人類，肯定是個大美女。不過妳得減減重，妳這體型……是貓界的楊貴妃啊。」

寶寶喵了一聲，似乎在抗議她的說法，牠甚至還傲嬌的撇過頭去。

唐芙兒看了直覺得好笑，將牠摟在懷裡，用力擻了一把。

「唉，寶寶，真羨慕妳，當隻貓多好，吃飽睡睡飽吃，沒有煩惱……也沒有感情困擾……」

寶寶一口氣連喵了三聲，似乎是在回應唐芙兒——妳怎麼就知道我沒有感情的困擾？

唐芙兒當然聽不懂貓語，不過這無損於她把「窩藏在心裡深處的祕密」說給寶寶聽。

「我今天遇到他了……有多少年沒見了，從他畢業以後……真不敢相信，再見到他時，我的心仍然悸動不已……」說著，她自嘲的輕笑一聲，「哎喲，我都幾歲人了？怎麼還這麼夢幻，噁心死了！」

唐芙兒往後倒在長沙發裡，寶寶被她勒著很難受，從她的手臂中掙脫開來，跳下沙發，躺在柔軟的地毯上。

唐芙兒一隻手落下，邊擻著寶寶的背邊回憶起過去——

唐芙兒打小就是個小美女，嘴巴又甜，雖然個性大刺刺了點，但無傷大雅，反而給人一種不做作的自然感。

小美女長大以後沒長歪，成了大美女，考進X大外文系，新生開學沒多久就被偷拍，照片被PO上學校討論區，標題下的是——外文系的新系花。

唐芙兒大學時留著一頭及腰長髮，再加上巴掌大的鵝蛋臉，細緻的五官、白暫的肌膚，身高一百六十八公分，身材纖細。

她天生品味出眾有美感，才大一而已就很會打扮自己。

由於個性爽朗活潑，不矯揉做作，她在班上人緣挺好，不僅男生喜歡，女生也樂於跟她相處，當然，最重要的原因是，唐芙兒不覺得自己是什麼系花。

她喜歡花，還打算去上花藝課，拿花藝證照，但對系花這頭銜真不感興趣。

可討論區的照片讓她在X大校園內紅了，開學不到一個月就收到很多告白跟禮物，但她都一一婉拒了。

她還沒做好談戀愛的打算，雖然她的好多同學都躍躍欲試，說談戀愛是上大學的必修課。

必修不必修，她是不強求，反正大學四年不戀愛也不會被當掉，唐芙兒雲淡風輕，悠哉自在的享受大學生活。

大學的第一個月過去了，在第二個月一切都進入狀況後，迎來了學校的迎新活動，有學校辦的、院所辦的、系上辦的。

她是在院所辦的迎新活動上知道他的。

X大外語學院學生主席，周景修，外文系三年級的學長。

周景修，多麼溫文爾雅的名字，一如他的人。

他很高，一百八十七公分，身材高瘦卻很結實，他有一雙好看到不得了，清澈到會將人的靈魂給吸進去的眼睛，但他卻是單眼皮，讓他多了一丁點可愛感。

他眉目清秀，氣質如冷玉，無論在哪裡都很引人注目。

唐芙兒當場傻了眼，呼吸輕到幾乎停了，好像時光靜止，只剩下她的心臟毫無章法的亂跳著。

一見鍾情是什麼樣的感覺，她體會到了。

迎新辦在外語學院裡的小禮堂，周景修代表學長姊上台勉勵新生，他的聲音不特別低沉，稱不上性感，卻如溫醇的藍山咖啡，入口化開了溫柔。

唐芙兒本來打算來露個臉就回家補眠，當大家開始歡樂時，她就可以「功成身退」了。

可當周景修現身時，她瞬間忘記自己原先的盤算。

周景修穿著合身剪裁的襯衫搭配西裝褲，袖子微捲到手肘彎處，帶點輕鬆的打扮但得體又不失禮，他的聲音真的好聽，說話內容也不囉唆，又帶點適當的幽默，將現場的氣氛炒熱了起來。

那時候唐芙兒還不知道他的名字，連忙打聽，這才知道他也是外文系的，甚至整個X大都很有名，他有一個跟他的外表很匹配的名字——他叫周景修。

外語學院的迎新挺熱鬧的，其一，讀語文的本來就女生居多，其二，X大的外語學院是出了名的美女多，所以外科系很多跑來插一腳參加。

迎新派對上，很多女生都有特地打扮，不但身穿小禮服、洋裝跟高跟鞋，髮型上過美髮院特地吹燙過，化妝也肯定是有的。

唐芙兒低頭看看自己，嗯，她是下課後直接在學校吃完晚餐後過來的，所以穿的是早上出門時的T恤跟牛仔褲搭小白鞋，有化妝，但這個季節一整天下來也掉得差不多了，於是她默默走到洗手間裡補口紅，因為口紅是她唯一攜帶在身上的彩妝品。

補好口紅以後，她就回派對上，一晚上她婉拒不少前來搭訕跟邀舞的男生，就坐在靠牆角的椅子上，用視線捕捉周景修那頎長俊雅的身影。

她的心就像一畝肥沃的土地，埋下暗戀的種子，那初綻的祕密情感破！破！破的迅速冒出頭來、冒出芽來，如青脆的藤蔓纏繞住她的心……

從記憶中恢復過來，唐芙兒輕嘆一聲，從沙發下撈起寶寶，抱到半空中跟自己對視，想起今天下午見到的周景修。

「唉，他一點都沒變……依舊如冷玉朗月，爾雅挺俊，氣質清透高貴，如高山仰止的神佛般，讓人一親近就腿軟……」

胖橘貓喵喵好幾聲，她想說的是，神佛她看過好幾個，其實也不是個個都清朗高貴，有的還機車得要死……

唐芙兒沒有理會寶寶的喵喵叫，她還在想下午跟周景修重逢的情景。

她因為緊張而打翻了咖啡，但還是忍不住抬頭飛快的瞅了他一眼。

他一身黑衣黑褲，簡單乾淨，散發出一股禁慾的氣質，可能是跟家人見面的關係，

嘴角的笑容很輕鬆，那微笑一度讓她呼吸困難。

跟大學時期的他比起來，如今的周景修當然更增添幾分成熟，魅力跟氣度也是以幾何倍數成長。

常美麗沒說錯，她喜歡的男人就是得有著清風朗月的氣質，這「清風朗月」誰擔待得起呢？截至目前為止，她所知道的男人當中唯有周景修。

唐芙兒把寶寶掬在胸前，用下巴猛蹭她的毛，「怎麼辦！怎麼辦？我發現我還是忘不了他耶，啊——」

大一時的她遇到大三的他時，一眼就迷戀不已；時隔多年，二十八歲的她遇到三十歲的他，竟有一種遇到人生劫數的感覺，墜落了迷戀，永遠翻不了身。

別看唐芙兒個性活潑大方，但她自己很清楚，一遇到真正喜歡的男人，她就是「俗仔」，而且還是特別沒用的那種。

將周景修放在心裡頭，從他大三到碩士畢業，足足四年，她明明有很多機會可以付諸行動的，但她真的很孬，只敢在他身邊當個路人中學妹，甚至連告白都還沒說出口就落荒而逃。

就跟今天下午一樣，她打翻咖啡以後，趕緊找藉口要去洗手間清洗，然後就在裡頭磨蹭好久，等她出來的時候，周景修已經離開了。

周景雯帶著歉意笑著對唐芙兒說：「不好意思，我哥在忙，先離開了，沒能介紹你們認識，不過我有跟他說，妳是他X大的學妹，差兩屆而已。」

「沒關係，下次有機會再說吧。」唐芙兒內心淚流滿面，罵自己又錯過了一次機會，她從來就沒有勇氣追求所愛。

唐芙兒心忖，就算周景雯跟她哥哥說了她的名字，恐怕周景修也對她不太有印象吧。

錯過了大學時期，現今三十歲的周景修搞不好已經是別人的老公，兩個孩子的爸了……

唉，只能把遺憾留在心裡

唐芙兒對寶寶說：「只要想起學長那種人永遠不可能屬於我，我就淚漣漣啊……」

「誰淚漣漣，哭什麼哭？」

門開了，唐中華跟郭小君約完了會回家來，郭女士正好抓到唐芙兒的語尾，嚇得唐芙兒從沙發上翻身站起來，寶寶一下子沒抱好掉了下去。

還好貓本來就動作靈敏，即使是貓界的楊貴妃，寶寶喵的抗議一聲，俐落的跳開來，牠傲嬌的擺擺尾，不理會思春思到神經失常的主人，冷哼後走了。

唐芙兒像做錯事被抓包的小孩，緊張的直解釋，「沒有、沒有，肯定是郭女士您聽錯了。」她跳到郭小君身邊撒嬌，趁機轉移話題，「郭女士，今天的電影好看嗎？唐先生有全程都握著妳的手嗎？」

她調侃這對感情很好的雙親。

郭小君才不吃她這套，都五十幾的已婚婦女了，臉紅什麼的不可能，她把唐芙兒靠過來的臉一巴掌推開，叨念著說：「都二十八歲了，下班後應該是去約會，而不是窩在家裡欺負貓！」

唐芙兒眼神一閃，知道郭女士又對於她沒男友、沒談戀愛這件事開始有意見，她佯裝打了個大哈欠，「啊，累了，我要睡覺了，明天還要上班呢。」她一溜煙的逃了，比寶寶還沒用，至少寶寶是傲嬌的離開，她卻是夾著尾巴的溜走。

周六晚上一直是周景修跟妹妹還有外婆聚餐的時光，忘記是什麼時候養成這習慣的，從大學到出社會工作，他忙著開店，妹妹忙著讀醫學院跟實習，他們都會盡量騰出周六晚上的時間陪外婆金玉瑤吃頓飯。

周景修跟周景雯從小就是外婆帶大的，他們的雙親都是大忙人，父親周孝義曾經是駐外外交官，現在則是外交部長，那忙碌程度可想而知，常常他們兄妹倆大概一個月只能跟父親見上兩三次面；母親藍小霏則是大型教學醫院的副院長兼婦產科主任，忙碌的程度只比她老公少一些些而已，偶爾周六晚上的聚餐還可以亮相一下，但常常吃到一半就被醫院給 Call 走，像今晚就是。儘管周孝義跟藍小霏都很忙，但他們對周景修兩兄妹還是很關切的，藍小霏今天一來就馬上詢問周景雯婚禮籌備的狀況，還順道關懷了一下周景修的感情狀況。「你妹妹都快結婚了，你至少也給點消息。」藍小霏能幹到醫院的副院長肯定是個優秀聰明又幹練的女強人，但她的外表卻不是這樣，她很嬌小，還有一張娃娃臉，看起來比實際年齡還要小上十歲。

「什麼消息？」周景修不管做什麼事都很認真，包括吃飯，他微蹙眉，抬頭看向母親。

「一點點粉紅色的消息。」藍小霏對她這個兒子略感到無奈，那無奈的點跟一般的母親不一樣，她從不用擔心他的學業、他的品行、他的工作跟事業……因為周景修從小到大都優秀到不行，想擔心也沒機會。

試問，一個都快成佛，老僧入定的兒子，且樣樣都優秀到不需要擔心的兒子，能不無奈嗎？

而現在終於有一點點她可以擔憂的事情了，那就是周景修的婚姻大事。

喔，別說是婚姻，而是婚姻的入門——戀愛。

「粉紅色的消息？」周景修還是沒頓悟。

藍小霏頓了頓，臉色有點難看，「兒子，若你是粉藍色的消息……我也認了。」她咬咬牙說。

周景雯在一旁聽著，先是低著頭悶笑，最後聽到粉藍色，終於忍不住笑到抖肩。她真是服了她媽跟她哥，一個說得很隱諱，一個完全聽不懂，只能靠她來翻譯。

「哥，媽的意思是，如果你沒有女朋友的話，談個男朋友她也是可以接受的。」周景修聽後，緩緩擱下手中的碗筷，他有著一對很好看的雙眼皮，眼角微挑，那是傳說中好看到讓女人腿軟的桃花狐狸眼。

只是周景修這人的氣質跟品行，硬是將桃花眼襯托出一股不食人間煙火般的氣質。

「媽，很抱歉，我都沒有。」

他就連道歉都如此溫文儒雅，誰怪罪得了？

金玉瑤這時瞪了眼自己的女兒，「說什麼胡話。」她還等著這外孫趕快有個家庭呢。

她看向周景修，面容和藹，「小修啊，外婆那天看上了一個女孩子，覺得她人不錯，長得漂漂亮亮的，應對進退得宜，個性瞧起來挺好的……」

「哥，外婆是看上你的學妹，我的婚禮布置企劃師，唐芙兒。」

當周景雯提起唐芙兒時，周景修的眼眸裡很迅速的閃過一絲異樣，但在場都沒有人察覺到。

藍小霏興致被勾了起來，「哪一個？有照片可以看嗎？」她逼女兒快點把人交出來。

「照片的話，可能要上 Swear 的官網找一下……」周景雯掏出手機來。

可就在這時候，藍小霏的緊急電話響了，不是她的私人手機，而是醫院專用的手機。

藍小霏接起來後，應答了兩聲，當即跟在場的大家道歉，表明自己得匆匆的趕回醫院，臨走前，她吩咐周景雯把「未來兒媳婦」的照片傳到她的 LINE 裡讓她瞅瞅。

周景雯正要照做，卻被周景修給擋了下來。

「別鬧了。」

周景雯想反駁，但她的未婚夫宋丞翰卻給她使眼色，要她別給大舅子添堵了。

算了，不傳就不傳，反正婚禮那一天媽媽也會見到唐芙兒。

金玉瑤沒看懂年輕人之間交換的眼神，她拍拍乖外孫的手背，細細的說起她對唐芙兒的第一印象。

「這女孩子個性樂觀大方，跟你的性格恰好互補，長得又漂亮，配上你剛剛好，俊男美女組合。」金玉瑤對自家外孫的評價可是很高的。

周景修沒有搖頭也沒有點頭，他放任外婆說一堆唐芙兒的優點，還有他們兩個之間有多麼的速配。

周景修很孝順，尤其是對從小撫養他們兩兄妹長大的外婆，不管外婆說什麼他都不會回嘴。

金玉瑤說到口乾舌燥，瞅了一眼自家的外孫，還是那樣，眉眼間滿是溫柔，但也淡漠，彷彿在乎卻又什麼都不在乎的神情。

唉，算了，不說了，還是繼續吃飯卡實在。

說不動、說不動囉——金玉瑤又一次敗下陣來。

飯後，周景修習慣在老宅的吧台前替家人沖咖啡，他骨節分明好看的手先是掠過上一排櫃子裡的玻璃罐，裡頭是他親自烘焙的豆子，各式咖啡品項標明得很清楚，就像個小型咖啡廳。

晚餐過後要喝什麼咖啡，完全依照他的心情挑選。

今晚他挑了肯亞 AA，AA 不是咖啡等級，而是咖啡豆的大小，肯亞咖啡豆以水洗

處理法居多，喝起來有很優雅的酸味、烏梅酒香，尾韻是黑醋栗的口感。

一如他今晚的情緒與感受，有些莫名的酸，酸中帶著甜味跟苦澀，很難形容的複雜。

他是記得唐芙兒的，對她的第一印象是一張照片，那是人家偷拍了照片 PO 到學校的討論區，稱她為外文系新一任的系花。

周景修向來沒有亂晃學校網頁跟討論區的習慣，會看到是因為室友駱昌建在上網時激動的發出狼叫聲。

「靠，這學妹我可以，我完全可以啊！」駱昌建突然爬上椅子，舉高手宣示，「我駱昌建決定追求大一學妹唐芙兒，你們三個要當我的見證人，如果沒成功的話，我就、我就……」

「穿三角緊身內褲跑操場一圈？」室友小胖扶了扶他鼻梁上厚重的眼鏡，幫駱昌建想發誓內容。

「為什麼不是全裸跑一圈？」另外一名室友外號叫瘦子，他跟小胖抬槓起來。

只見小胖瞄了駱昌建的胯下一眼，說：「我是怕小建建裸體跑完一圈以後，不僅是系花學妹，恐怕全校的女生他都追不上了！」

這充滿暗示性的話讓周景修忍不住笑了出來。

他一直覺得這三個室友都是活寶，可能上天感嘆他的性子太溫和，所以派了三個很愛抬槓的活寶來跟他同住。

「嘿，小胖子，你也太小看我了，要不要『較量』一下，走，廁所見！」駱昌建跳下椅子，跟小胖勾肩搭背，真的到廁所去「較量」了。

周景修默默的對上瘦子的眼睛。

瘦子說：「兩個白癡，別理他們了。」

周景修的嘴角微揚，當他要把視線給收回，專注在眼前的書上時，他看到了駱昌建放大放在電腦桌面的系花學妹照片。

這女孩很美，這是周景修對唐芙兒的第一印象。

自然派的美女，照片中的她素顏，笑容洋溢、明眸皓齒，一頭烏黑的長髮隨著走動被風微微拂起，也難怪駱昌建被射中了心房。

只是那時候，周景修單純覺得唐芙兒是個令人心動的美女，僅此而已，至於後來……

「大哥，你怎麼了？豆子都磨好了。」宋丞翰走了過來，提醒似乎在發怔的周景修。

宋丞翰跟周景雯一樣是名醫師，兩人從念醫學院時就開始交往，在工作穩定之後決定結婚，攜手共度未來。

「喔，好。」周景修回神過來，將磨好的咖啡粉倒進錐形濾杯裡，用手沖壺接好熱水，測試溫度，姿態優雅的沖起咖啡。

在熱水跟咖啡粉接觸的那一刻，咖啡的香氣溢出，整個空氣霎時被咖啡香瀰漫。

「哇——好香啊，我要喝……」周景雯即刻衝了過來，挽著未婚夫的手臂，成功的搶到第一杯咖啡。

宋丞翰寵溺的捏捏她的俏鼻，對她很感無奈，再看向周景修，他向來很少欣賞或佩服哪一個人，但這位未來的大舅子卻讓他很是欣賞，周景修的氣度、氣質跟舉止是一般人很難學或做得來的。

套句周景雯常說的——「我哥就是天上仙人下凡來著，總是不疾不徐、不動不情」。

周景修沖好了三杯咖啡，拿著自己的杯子走到露台，享受一個人的世界，這是他的習慣。他的生活習慣非常良好單純，早起不熬夜、固定運動健身、不煙不酒不賭，唯愛咖啡。

今晚的氣溫有些低，咖啡一拿到戶外，才喝一口就感覺到溫度已被冷卻，溫度一降，咖啡的酸度就更明顯了。

這些天他有些不在狀態，那個女孩啊，不，現在應該說那個女人……他目前為止三十年生命裡頭唯一有過心動的女人，唐芙兒，又那麼意外的出現在他的世界裡。她應該不記得他吧？他想，但他卻記得她。

猶記得後來駱昌建對她展開猛烈的追求，出乎意外的，多次鎩羽而歸。

駱昌建在外文系也算是風雲人物，是不少女同學愛慕的對象，他在追求唐芙兒的路上任何招式都用盡，最後卻換來唐芙兒一句——「你不是我喜歡的類型，不過當朋友可以，我們應該會是不錯的朋友」！

於是，駱昌建跟唐芙兒成為朋友，他也是因此開始跟唐芙兒偶有接觸，他們一起吃過飯、看過電影、出去玩，或是到學校圖書館看書，不過每次都是一大票的人，他跟她從未單獨相處過。

而且他若沒記錯的話，他們之間交談的次數應該一根手指頭數得出來，所以唐芙兒應該不記得他。

坐在露台喝咖啡，月光沉靜，沒一會兒功夫咖啡就全涼了。

落地門沒有全合上，開了一點縫細透氣，他聽到妹婿宋丞翰對著他妹妹說——「大哥對愛情似乎還無感，你們就別再趕鴨子上架了。」

周景雯似乎很無奈，「從沒見他對哪個女人心動過……他該不會……」

周景雯的聲音被突然而起的風聲給模糊了，周景修沒再聽到她接下來說了什麼。真的不曾對哪個女人心動過嗎？其實並不，他當年對青澀卻美麗的唐芙兒曾有過微微的悸動，只是他沒讓它持續下去，而是擺著不動，直到碩士畢業，離開學校，然後任憑叫做時光的塵土將之掩埋。

第三章

周景雯在跟唐芙兒討論過後，即刻決定要跟 Swear 簽約，將婚禮布置交給 Swear 負責。

簽約那一天，周景雯藉口未婚夫宋丞翰有手術要進行不能請假，要周景修載她去。聽到周景修要她自己開車去，她立刻回道：「我車子拿去保養了！」

周景雯的藉口很理所當然到昭然若揭，表明了要讓周景修跟唐芙兒多點接觸。她跟外婆都一致覺得個性活潑熱情的唐芙兒跟快要成仙成佛的大哥是很速配的一對，唐芙兒肯定可以讓大哥多一點凡人的煙火氣。

周景修大可拒絕，讓周景雯自己搭車去，但他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應了下來，他給自己找的理由是，或許今天他沒有額外的工作，挺閒的。

周景雯跟周景修被妮妮迎進會議室裡，妮妮問他們要喝點什麼，並請他們稍坐片刻。

Swear 的會議室是兼做招待室用，沒辦法，工作室規模小，一切都該物盡其用。會議室採用溫暖的色調，蜜橙色的三人座長沙發，搭配兩張草地綠的單人沙發，茶几是一大一小兩張圓桌，原木打造，上頭擺著一懸吊式古典鳥籠為花器的花藝作品，巧妙的運用綠灰色的多肉植物跟白色的玫瑰、馬蹄蓮做結合，很引人注目，就連周景雯這種沒半點藝術細胞的人看了眼睛都亮了。

妮妮看了她的反應，笑說：「這是唐姊的作品，我們工作室裡所有桌上跟擺飾的花藝作品都是她利用布置後多餘的花材所做的，牆上那一幅乾燥花畫也是。」她帶點小驕傲的口氣介紹自家老闆的花藝才華。

周景修兩兄妹同時看向沙發後方的那一面牆，花畫是長方形，幾乎橫跨整面牆，以黃、橙、紅、紫等鮮豔的色系展現熱情與奔放的情懷，看似無章，實則豐富。當妮妮出去幫客人準備茶飲時，周景雯突然有些驕傲的對周景修說：「哥，我突然覺得找到你學妹當我的婚禮布置企劃師是我這幾年以來做過最好的決定。」周景修但笑不語，他細細的打量那牆上的花畫，幾乎可稱得上藝術品。真不敢相信以唐芙兒那種活潑外向的性格，可以靜靜的坐著研究花藝。

但事實上，他知道她在大學的時候就已經展現這方面的興趣與才華了。

唐芙兒剛剛在接一通電話，所以麻煩妮妮幫她接待周景雯，聽妮妮說客人來了兩位，一男一女，應該是新娘跟新郎。不意外妮妮會這樣說，畢竟會一起來商議婚禮布置事宜的，肯定是即將結婚的新人。

哪知道當她端著兩杯咖啡進來，看到那個站在花畫面前的男人竟是周景修時，手中的咖啡差點翻了。

周景修回過頭來，恰巧對上唐芙兒那雙媚嬌純粹的眼，一如既往，那雙眼眸依舊動人，只是退去青澀，多了些成熟女人的韻味。

他上回就已經發現，她已經剪去大學時一頭及腰的長髮，現在蓄著約到鎖骨左右的直髮，染成藍黑色，顯得神祕且性感。

她今天穿著一件黑色貼身連身裙，針織材質，長度約膝蓋以下，露出她細緻的小腿，腳上是很誘人的黑色細跟高跟鞋。

在對視的幾秒間，周景修有一種時光荏苒、眼前的佳人依舊的錯覺。

唐芙兒知道這回逃不掉，硬著頭皮喊了一聲，「學長。」

「學妹好久不見。」

周景修溫和好聽的聲音讓唐芙兒的心臟小小顫動了一下。

周景雯瞪大眼睛，震驚萬分的口氣，「咦，原來你們兩個認識啊？都悶著不說！」原來他記得她啊，那一聲「學妹」喊得她心一陣熱燙，耳朵不自覺的熱了起來，還好被頭髮掩蓋住了，不然一定會被發現她的耳根紅得像快滴出血般。

在場最鎮定的莫過於周景修，他坐下來示意周景雯可以開始談正事，不要專注於這些其他的。

他是體貼的希望周景雯不要在唐芙兒的工作場合裡擾亂，殊不知唐芙兒卻誤會了，她心忖，果然她對於周景修……也僅僅是認識的學妹罷了。

心情咚咚咚又直線落下，唐芙兒跟周景雯談合約內容時不由有些心不在焉，好在合約都是先擬定好，婚禮的布置內容也大都談妥，等電腦模擬影片做好以後再傳給周景雯看，針對需要修改的地方再討論就行了。

整個過程不到半個小時，唐芙兒卻因為跟周景修在同一個空間裡而忐忑，如坐針氈。

就跟當年只要跟駱昌建他們一群人出去，只要他出現，她那個晚上就會失常，好似所有的動作跟話語都刻意修飾，很做作，很不自在。

周景雯很開心的簽了約，唐芙兒因為跟她一見如故，給了很優惠的價格。

周景雯簽完約後，看看時間，說：「芙兒，一起吃午餐吧，我請客。」

「不……」

唐芙兒想拒絕，周景雯卻不讓她推拒，「妳給我那麼優惠的價格，我不過請一頓飯而已，別拒絕嘛——」

唐芙兒說不過她，主要是因為周景修在場，她矜持著。

午餐就在 Swear 工作室附近解決，地點是唐芙兒挑的，是一家巷弄內的小餐館，小餐館布置得很溫馨，菜色很道地，是 Swear 員工很鍾愛的一家餐廳。

老闆和老闆娘跟唐芙兒也很熟，直接給了他們三個人店裡唯一的小包廂。

因為唐芙兒常來，就由她來負責點菜，周景雯也興致勃勃的湊上來，跟她討論，「這道『黑嚕嚕』是什麼呢？菜名真好玩，我們點來吃吃看。」

「黑嚕嚕是老闆的招牌菜之一，是用皮蛋炒滷肉末，很下飯。」

「好、好，那就點這道——」

「可是學長不吃皮蛋。」唐芙兒的話戛然而止，背後冒出一顆一顆的冷汗，她尷尬的抬起頭看向周景修，他也正回望著她。

她猜自己現在的表情應該呆若木雞，而周景修呢？只能用莫測高深來形容。

最怕空氣突然安靜……

莫名的，她的腦袋裡響起了某一首歌，呵呵。

「我哥不吃皮蛋？真的嗎？哥，你不吃皮蛋？」周景雯轉頭看向周景修，她承認，身為妹妹，她並不怎麼清楚哥哥的喜好。

「對，不吃。」周景修緩緩點了個頭，他的視線依舊放在已經僵化的唐芙兒身上。他並不挑食，唯一不吃的東西就是皮蛋，這一點甚少人知道。

「哇，芙兒，妳怎麼會知道我哥不吃皮蛋？連我這個當妹妹的都不知道！」周景雯喳呼著。

她為什麼知道？因為大學時，有一次跟駱昌建他們在外用餐，唐景修也來了，其間有一鍋皮蛋瘦肉粥，廣東師傅做得很道地，在場每個人只能分得一碗，再多也沒了，唯有周景修連動也沒動，最後推給另外一名室友。

他淡淡的笑說：「我不吃皮蛋。」

於是，唐芙兒記住了，一直記到今天。

「我的意思是……皮蛋有滿多人不愛的，不知道學長是不是可以接受？既然學長說他不吃，那麼就不要點這道，這道老皮嫩肉也是老闆的拿手菜之一。」

唐芙兒硬是把話題轉了過來，也不管周景修兩兄妹怎麼想，火速的喊來老闆娘點餐。

周景雯拿著菜單擋著下半邊的臉，左看看自家大哥，嗯，很淡定，果然有佛性，右看看唐芙兒，漂亮的臉蛋上頭寫著些許緊張，嗯……有鬼……

她今天絕對要撬開這隱藏在「皮蛋」下的祕密……

但很不湊巧的，就在菜都上了差不多的時候，周景雯的電話響了，是來自醫院的電話。

照道理說，周景雯現在是請假期間，醫院有任何緊急病人也輪不到她，但責任心使然，她這一回年假加婚假請太久了，醫院裡有些罕見疾病或癌症的孩子都是她的病人，身為他們的主治醫師她有特地叮嚀護士長，若這些孩子有狀況一定要 Call 她。

周景雯接起電話，聽沒兩句就掛斷起身，說：「我得回醫院一趟，菜都點了，你們兩個吃吧。」她背起包包，轉而對周景修說：「哥，這頓飯先讓你請，下回我補。」

她說完就匆匆忙忙的走人，剩下包廂裡唐芙兒跟周景修大眼瞪小眼。

好吧，是唐芙兒對著周景修大眼瞪小眼，周景修仍舊氣定神閒，一派溫雅，拿著筷子的手骨節分明，指頭修長好看，那是一雙會讓手控被迷得失魂落魄的手。

周景修沒有先動手，而是紳士的等著唐芙兒，但唐芙兒卻盯著他的手不放。

「我的手……怎麼了嗎？」

「沒、沒什麼。」唐芙兒在心裡尖叫，唐芙兒妳爭氣點！她趕緊挪開視線，「我們開動吧，飯菜涼了就不好吃了。」

此情此景，她跟周景修面對面，只有兩人單獨吃飯是她曾經幻想的畫面，沒想到多年後竟實現了。

說點話吧，唐芙兒！她的腦海裡閃過很多話題，想要怎麼跟周景修開口聊天，就自然一點，跟妳平常跟客戶或朋友聊天一樣，妳不是很健談嗎？怎麼一遇到周景修就成啞巴了？

唐芙兒內心戲不斷……而她一緊張就會不自覺的只夾同一道菜，周景修誤會她喜歡吃，索性將那道菜移到她面前，唐芙兒這才後知後覺自己又出糗了。

定眼一看，那道菜已經被她吃了三分之二，現在周景修該不會覺得她就是個大胃王吧？

「呵呵。」她尷尬萬分的收回手，「這宮保雞丁還挺下飯的……」她在內心狂泣，在自己愛慕的男神面前，她一直沒有形象。

「那就多吃點。」周景修溫煦清雅的笑了笑。

他笑得令唐芙兒「內牛滿面」啊，一盤大盤的宮保雞丁被她吃掉了三分之二，還

吃啊？

「學長，上回聽景雯說 Simple coffee 是您開的，那是您的副業嗎？」

周景修吃飯的姿態很是優雅，不疾不徐，看他吃飯的樣子是一件很享受的事。

「不，主業。」周景修頓了頓後，又說：「不需要這麼拘謹，我只大妳兩歲，妳可以喊我名字。」

叫名字嗎？唐芙兒小噎了一下，「叫景、修嗎？」她還結巴了。

「嗯，這樣好些。」

耳廓又紅了……她沒辦法喊景修的，心頭小鹿亂撞啊。

「學長，你這樣是不務正業。」

周景修是何許人也？當年 X 大外交系跟外文系雙碩士學位的高材生，大家都猜他畢業後會出國拿博士學位，之後會成為國內外交優秀人才之一，卻沒想到他竟開了咖啡店，成了一名塵世中追逐金錢名利的老闆。

「學妹妳不也是？」外文系的跑來當婚禮布置，不也是不務正業嗎？

「倒不是不務正業，應該說誤入歧途。」

「婚禮布置是誤入歧途？」周景修倒是不解。

「不，是選讀外文系是誤入歧途。」說著，唐芙兒兀自笑了，「現在能學以致用的地方應該是，若萬一遇到國外的客戶，至少還能用英文流暢的介紹自己的設計理念。」

周景修被唐芙兒的說法惹笑了，清俊的男人淺笑起來那震撼力太嚇人了，唐芙兒差點連魂魄都被勾走了。

關於讀書時的話題就這樣被帶起，唐芙兒緊張的情緒也略被他如沐春風的態度給撫平。

他似乎有一種很特殊的能力，這可能跟他眉目間總是淡定卻又流露出些許溫柔有關，跟他聊天時，會很自然的被他和緩的語調、淡雅的聲音給牽引，讓人很舒心。不知不覺唐芙兒放鬆了下來，不是不緊張了，而是那緊張的情緒被周景修一點一滴的釋放了。

這頓午餐吃得很愉快，最後周景修還送唐芙兒回工作室才離開。

想起跟周景修從小餐館緩緩走回 Swear 的那段路，聽著他略微低沉卻悅耳的說話聲，聞著他身上隱約的咖啡香，唐芙兒一顆心悸動不已，看來自己好像不僅無法自拔，又更沉淪了。

在農曆年前，Swear 迎來將近一個月的工作巔峰，像是要印證「有錢沒錢娶個老婆好過年」這句傳統俗語，大家都在這個時候搶辦婚禮。

唐芙兒一直到除夕當天才稍稍喘了口氣，她發誓整個農曆年七天的年假，要把自己當豬養，吃飽睡、睡飽吃。

但郭女士可沒要把她當豬養，除夕一大早就去翻她的棉被，要她起床，把自己房間大掃除一番，緊接著丟給她一張採購單，要她趁大賣場還沒休息前去將家裡不

足的東西採買齊全。

結果，想當豬吃睡到飽的唐芙兒，除夕當天被操到累得像條狗。

大年初一，按照往常慣例，得一早去廟裡拜拜，回家吃完早餐後，唐芙兒只想滾上床，抱著棉被呼呼大睡。

但棉被的邊角都還沒摸到，郭女士就要她去梳妝打扮。

「啊，為什麼？」她這七天年假只想素顏在家當撿貓的宅女。

「陪我去參加小學同學會。」

為什麼老媽的同學會她必須陪同？

郭女士的理由是，唐先生跟朋友約好打麻將，缺了個司機。

唐芙兒淚濼濼的從床上爬起來，認命的化妝，從衣櫃裡拿出牛仔褲換上，再套上羽絨外套。

「不行，去換套洋裝，顏色要柔和一點，口紅也換一個顏色，不要穿羽絨外套，換妳上禮拜才買的那件風衣，那件好看……」

唐芙兒一臉哀怨的看著趴在她床上睡到呼嚕嚕的胖橘唐寶寶，嫉妒得要死。

她當下渾渾噩噩的，沒有想太多，只是納悶當個司機而已為什麼要打扮，後來答案揭曉——郭女士是去參加小學同學會沒錯，但她其中一位同學也帶了她兒子來，對方跟她一樣大，一樣單身，然後她在郭女士可怕的眼神逼迫之下，跟那個男人去喝了很是煎熬的咖啡。

變相的相親啊……

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郭女士樂此不疲，唐芙兒淚流滿面，跟唐先生求救。唐先生表示，她都二十八歲了，也該去認識些異性朋友，豐富自己的生活。這意思就是，他愛莫能助。

就在大年初四一大早，郭小君在餐桌上即將亮出今天要相親的對象照片，唐芙兒即刻阻止。

「媽，我今晚有約了，是朋友的告別單身派對，一輩子只有一次，推拒不了。」

「真的假的？」郭女士挑高眉，打量自家女兒，想審視她到底有沒有說謊。

「當然是真的。」這到底是不是親媽啊，還懷疑她呢。

「不然跟對方改約中午好了，我來給妳林阿姨打個電話。」郭小君這不屈不撓的精神，唐芙兒真是萬般佩服。

好在接連幾天棄她而去的唐中華終於開口幫她說話了。

「好了，就讓芙兒喘口氣吧，連續三天見了四個，也夠眼花的，就讓她歇歇。」

「可是我這……」郭小君看老公滿眼的不同意，這才放棄。「好吧，但先說好，今天這個是改約，不是不見。」她依舊不放棄。

「好，改約。」反正年假結束以後，她早出晚歸，要約也沒空，郭女士也拿她沒辦法。

而她說要參加朋友的告別單身派對是真的，昨晚周景雯打電話給她，邀她參加她的告別單身派對，地點就在 Simple coffee。

「我哥真是夠大器，過年期間硬是歇業一天讓我辦告別單身派對，真是太感動

了，妳絕對要來。」

去，當然去，怎能不去？

一來可以擺脫沒完沒了的相親，二來還可以再見到學長，讓眼睛跟心靈再度得到洗滌。

學長應該會去吧？那天中午過後，唐芙兒就站在全身鏡前搭配衣服，比去相親還認真。

「寶寶，妳覺得我該穿洋裝，還是褲裝？」

「寶寶，是白色這套連身裙比較適合？還是咖啡色這套……唉，還是穿牛仔褲好了……」

「鞋子呢？鞋子要怎麼搭？寶寶？啊，寶寶妳怎麼跑了呢？」胖橘寶寶趁唐芙兒不注意的時候，一溜煙從她床上跳下來，溜了。

她本來是打算好好睡個午覺的，卻被某個發春的女人吵到不行。

問我做啥？我是貓，我又不會說話……若真說了恐怕會嚇死妳吧。

最後唐芙兒出門的時候穿了牛仔褲跟高領針織衫，外加靛藍色的長風衣，臉上也只刷上一層淡淡的妝。

唐芙兒抵達 Simple coffee 的時候，裡頭已經熱鬧非凡，周景雯的告別單身派對是男女雙方合辦，所以準新郎跟準新娘的好友、同事都來了。

周景雯一看到唐芙兒就把她拉過去，鄭重的介紹這是負責她婚禮布置的企劃師朋友，非常專業。

「準備要告白的、求婚的或結婚的，麻煩找 Swear，謝謝。」

唐芙兒太感謝周景雯了，在告別單身派對上還順便幫她拉生意。

有人問周景雯，那還沒有女友的，可不可以順便找 Swear，言下之意，有人看上唐芙兒，想追求呢！

周景雯瞅了一眼詢問的男人，是腦外科的男神，長得是不錯，可惜太花心，她揮揮手，「不行、不行，芙兒未來的對象我得把關，你……Out！」

「周醫師，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妳不能斷人姻緣路。」男人有一雙好看的桃花眼，帶著挑逗意味地看向唐芙兒，很少有女人可以禁得起他的放電。

唐芙兒看著他的桃花眼，卻想起另外一個男人，她覺得周景修也有一雙桃花眼，但不邪氣，倒像溢滿了月的光華，那是一雙叫她迷戀的眼。

桃花男以為唐芙兒被他所迷，認為有戲，殊不知唐芙兒現在的腦袋裡滿滿的都是另外一個男人。

而那個男人似乎沒來？

唐芙兒難掩落寞。

她跟周景雯說去一下洗手間，整個人有些魂不守舍的晃過桃花男身邊，連個眼神都沒有給他。

上一秒桃花男還自以為是，下一秒就被唐芙兒的無視給打臉，錯愕不已。

周景雯大笑，唐芙兒一無所知，從洗手間出來後，她走到吧台前的長桌找吃的。

這次的派對餐點是由外燴餐廳承辦，飲料的部分則是 Simple coffee 提供，有咖

啡、特調茶、果汁跟汽水，但不供酒。

當唐芙兒拿著餐盤取了塊巧克力，正想著該喝什麼時，抬眸，吧台後一個俊雅的身影就映入她眼簾，對方似乎感應到她熱烈的目光，擱下咖啡手沖壺對她一笑。一笑傾城，再笑傾國，唐芙兒覺得周景修這一笑是不至於傾城傾國，但讓她傾心傾身絕對有，她差一點衝過去以身相許了。

鎮定點、鎮定點，唐芙兒。

「喝點咖啡？我剛沖的。」

她以為他沒來，原來他是在吧台這邊充當服務生了。

他今天穿了一件淺靛藍的亞麻上衣搭配米白色長褲，溫文儒雅的樣子惹來不少女客人頻頻往吧台這邊打量。

唐芙兒點頭，「巧克力蛋糕跟咖啡是絕配。」說完，走上前。

周景修從後面的櫃子取出一個純白的咖啡杯，為她倒了杯咖啡。

「喜歡吃巧克力？」他問。

「嗯，滿喜歡的。」

「咖啡呢？」

唐芙兒偏過頭想了一下，「每天都喝，卻沒有特別喜歡。」她對咖啡沒有特別研究，唯一的功能似乎用來提神。

她說了老實話，沒刻意去討好周景修，雖然很想，可她對咖啡真的聊不出個所以然，說喜歡或有研究都是騙人的。

「很多人都如此，不必介懷。」周景修又說：「每個人喜歡的人事物，本來就各有不同。」

「就好比你不喜歡巧克力。」唐芙兒用小叉子把巧克力蛋糕分小塊，再叉起其中一塊，晃了晃才送進嘴裡。

周景修的視線有片刻被她的一抹唇色給吸引，但很快的就拉回來，他們就站在吧台邊聊天，男俊女靚，畫面賞心悅目。

周景雯滿意的猛點頭，就期盼自家大哥可以開竅，今天邀芙兒來果然是正確的，畢竟整個派對裡，芙兒唯一比較熟悉的就是大哥不是嗎？

但就在周景雯對自己的安排很滿意時，卻見有個不長眼的男人竟然走向前去跟唐芙兒搭訕，她仔細一看，那好像是自家未婚夫宋丞翰科室裡的實習醫師。

是沒看到美女跟吧台內的帥哥已經聊得很開心嗎？你這橫空過去毀人姻緣是會倒楣三年的。

更氣人的是，當那醫師靠近跟唐芙兒聊沒兩句時，自家大哥竟然轉過頭忙去了，這如同是宣布自己放棄，把機會讓給別人。

然後，周景雯就見那個實習醫師帶唐芙兒走向自己原來的座位，兩個人坐了下來……喔喔，看不下去了！

周景雯這一刻真的有恨鐵不成鋼的感覺。

她瞪那個實習醫師，又瞪自己的未婚夫，宋丞翰被瞪得莫名其妙——哼，誰叫他邀那個實習醫師過來的！

最後，最該瞪的是自家大哥，瞧他一派自在沖咖啡的模樣，未來的媳婦都被拐跑了還這樣，她這個當妹妹的，痛心啊……

唐芙兒喜歡聽周景修講話，他的聲音低沉且溫柔，不管聊什麼話題，只要他開口，她就像個迷妹一樣，誰知兩人聊天到一半，結果天外插入另外一個男聲，他先自我介紹說他是誰誰誰，好吧，她只記得他姓涂。

「涂先生你好。」掛上很職業的笑容，唐芙兒轉向他，卻希望他沒事趕快離開，不要打擾她跟學長的「兩人世界」。

「我姊姊目前正好在找婚禮布置的企劃師，剛剛聽周醫師介紹，正好利用這個機會跟妳談談……」

是談工作上的事啊，這就很為難了，她拒絕不得，雖然她很想，也應該瀟灑的說，放假期間一律不談工作……

唐芙兒看向周景修，他淡淡一笑後，轉過身去做自己的事。

她在心頭微微一嘆，對涂先生說：「好，我們找個位置談談。」

於是，涂醫師領著唐芙兒回到他原來的座位。

唐芙兒心情有些低迷，但仍然打起精神來，讓自己專業點。

她沒有在派對停留太久，後來看很多女人到吧台找周景修攀談，他也都會禮貌的跟她們聊上幾句，但手中的動作依舊沒停過，讓人不好意思打擾太久，就是這種有禮卻又保持距離的態度，好像他對她，跟對其他女人沒有不同。

當她跟周景雯打過招呼，準備離開，周景雯要她等等。

「我讓我哥送妳。」

「別，不用了，才幾點而已，我搭捷運比較快。」唐芙兒拉住周景雯。

她的心有點小小受傷，若再讓周景修在妹妹的「脅迫」下送她回去，她可是會大大的受傷。

回到家的時間不算晚，爸媽跟朋友出門了還沒回家，唐芙兒洗完澡後跟寶寶並排躺在床上，她仰躺看著天花板，寶寶趴著，眼睛半眯，一副慵懶的樣子。

「寶寶啊，妳說，學長他喜歡的女孩子到底會是什麼樣子呢？」

喵——妳問我，我問誰？

「大學的時候沒聽過學長談戀愛，他身邊的女生好像都很想靠近他，卻又靠近不了他，就像今晚一樣……」

然後，唐芙兒又想起畢業時她想要告白，卻直接「死在半路上」的那一天。

噢，她真想用枕頭蒙死自己！

喵——想靠近又靠近不了，難道那男人有法力？

「唉，其實我也只不過是那群女人當中的一個，喔，不，我更慫，連靠近都不敢。愛情真惹人煩……」

喵——同感同感。

「還是睡覺吧。」

喵——睡覺吧——

Crescent Family